

诺贝尔文学奖大系

—— 1937 年 ——

蒂博一家 (四)

〔法国〕马丁·杜·加尔◎著

胡菊丽 邢洁◎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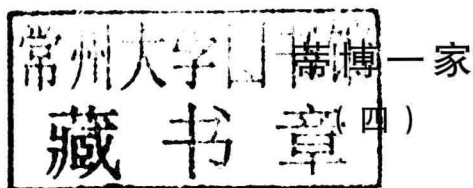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法国〕 马丁·杜·加尔◎著

胡菊丽 邢洁◎译



在离开外交部前，昂图瓦纳已经很疲惫了，内心激动而且十分慌乱，虽然一天有着满满的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回去休息一下，然后再出诊。他在心里不断地琢磨着，却始终无法相信：“可能一个月后……就会动员……谁知道呢……”

在拱顶下，他看见从前厅里走出了一个人，那人一看到他，就止住了脚步。

这是西蒙·德·巴坦库。

“是她丈夫。”昂图瓦纳警觉地想到。

他没有立马辨认出西蒙，尽管在以前见过几次——就在去年的时候，在安娜女儿要上石膏的时候。

西蒙表示抱歉：“我原以为今天是您的门诊时间，大夫……不管怎样我都想明天去赴约，但是，我又很想在今天晚上就前往贝尔克……假如这没有特别打扰到你……”

“他想做什么？”昂图瓦纳不假思索地想。他想堂堂正正地跟他比试一下，没有想要回避：

“就十分钟而已……”他语气不好地说，“请谅解，我要出诊一整天……跟我一起上楼去吧。”

和这个人并肩挤在密闭狭小的电梯里，呼吸和呼吸交并在一起，昂图瓦纳对他的敌意越发明显，因为恶心的怪异形象变得更加剧烈，他挺直身体，心里一直反复说着：“安娜的丈夫……安娜的丈夫……”

“您觉得战争会避免么？”巴坦库突然问。他的嘴角会浮现出含混的和温和的微笑。

“我开始觉得会避免。”昂图瓦纳简略地说。

年轻人的脸已经变了样：“不会的，不会走到这一步的。”

昂图瓦纳一言不发地玩着钥匙。他把门推开说道：“里面请。”

“我想来问你下，我的小于盖特的情况怎么样了……”西蒙说。

他楚楚可怜地说出这个小孩的名字，她不是他的女儿，却开始像对待自己的女儿那样对待她，好像要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治愈她上。他对这个有病的女孩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觉得，她得长期忍受着固定在石膏里的生活，而且也不能乱动，所以他对她尤为关怀。她每天待在户外九到十个小时。为了把“棺材”拖着走过贝尔克的大街小巷，直至沙丘，他给她买了一头白毛小驴。黄昏时，他给她念书，教她一点法文、历史和地理。

昂图瓦纳一边带巴坦库到诊室，一边则静静地听着；但同时他也尽力用自己的职业注意力，竭力地从这番谈话中搜集着能了解这个孩子病情的信息。他把安娜完全抛在了脑后。只是在看到巴坦库坐到安娜经常坐的那个圈椅上时，他才怪异地想着：“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个人，和我说话，对我微笑，向我诉说着他心里一直难以忘记的事，可是他却并不知道，我骗了他，偷了他……”

他刚开始只是觉得身上隐隐有点不快，就像是那种不想去做的、甚至是让人不舒服的接触导致的不适。西蒙蓦地默不作声，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一丝疑团浮现在昂图瓦纳的脑中：“他知道吗？”

“但是，我这一趟来并不是向您说我看护病人的生活的。”巴坦库说。

昂图瓦纳的眼神似乎在情不自禁地探问，想要那一位快点说下去：

“这是由于当前我正在思考各种难以解决的问题……写信会有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我宁愿来看看你，弄个究竟。”

“毕竟，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昂图瓦纳转瞬即想到。沉默了一会儿，他在荒诞可笑的滑稽中难以自拔。

“是这样，”西蒙最后说，“我不确定贝克尔是不是完全适合于盖特。”他转为分析气候情况。

依他看，复活节以后，她病情的好转明显减慢了。贝尔克的医生自然很关心维护本地信誉，但是几乎认为，近海不利于孩子，可能是纬度的关系？碰巧玛丽小姐是盖特的家庭女教师，她通过英国方面的关系，从一个东比利牛斯山地区的年轻医生那里得到了和一般人完全不同的指点，这个医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成功，获得让人惊异的成果……

昂图瓦纳静静的，动也没有动，在仔细看着这皮肤细腻的脸，有着山羊头、鹰鼻的侧面，这金发白肤，就算是在沙滩上的烈日下也晒不黑。昂图瓦纳像是在倾听，谨慎地想着巴坦库的提议是否正确。实际上，他像是在听又没有在听。他在思考安娜难得有说一回真心话的时候，她对丈夫的一番评论：没能力，忘恩负义，自私，虚荣，狡猾凶恶。到现在，他始终从来都没有怀疑地接受这幅肖像，因为当他谈到西蒙时总是很冷漠也很轻蔑，这已经像是一个很让人相信的真实保证，但当他看到真正的人时，脑中也会出现一团成千上万的想法。

巴坦库问：“我可不可以把于盖特转到丰—罗默^①？”

昂图瓦纳喃喃地说：“或许这个想法不错……对的……”

^①东比利牛斯山的疗养地。

“当然，我可以忍受遥远和孤独，如果我安顿在她身边对孩子有好处的话。关于我的妻子……”一说到安娜，他脸上浮现出痛苦的表情，马上又掩饰起来，“她很少来贝尔克看我们，”他如实地说，努力想要维持宽容的微笑，“巴黎离这里一点也不远，您清楚……朋友们总是会邀请她，她处在这种上流社会自己也毫无办法……假设她就在我们身边，也住在丰—罗默，或许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忘记巴黎吧。”

他的目光中闪过对旧情复燃的向往，但是很明显，他相信并不会这样。人人都知道，他爱着这个女人爱得很痛苦，像刚开始爱上她那样爱着她。

“这一切也许会改变……”他貌似神秘地轻声说。

昂图瓦纳看明白了，安娜对西蒙的评论只是在表面上的证实。他的想法渐渐明朗了起来，面前这个坐在圈椅上的人，与安娜描述的面貌截然不同。假情假意，自私自利，恶毒凶狠，这样的指责只能维持五分钟，比不上自己的直觉，那是本人和他的直接接触，在很多具有观察和辨别的人身上所唤出来的。相反：巴坦库的正直、自然的谦逊和善良，在他的每一句话中，和他那笨拙的举止中流露了出来。昂图瓦纳想道：“不错，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谨慎的人，也不必说，也是一个让人苦恼的人；可能是个白痴……而肯定不是忘恩负义的魔鬼！”

西蒙面不改色仍然自言自语地说着。他善良的目光里面满满地都是信任和感激，他解释说，如果没有得到昂图瓦纳的意见，肯定不会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他十分信任昂图瓦纳，也知道昂图瓦纳的能力和他的可靠度。他甚至想要昂图瓦纳乘上火车去贝克尔看看

生病的姑娘后再回来，亲自查出原因，诊断出结果。只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

昂图瓦纳现在集中注意听他说话。他刚刚已经做出决定，要和安娜断绝关系。

这真的是在几分钟之内做出的决定么？还是一直以来，在他的潜意识里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坚决的决定？甚至他能把这种顺其自然的顺从立即变成强烈、紧迫、无法抗拒的需要当作决定么？…如果他分析的时间，难免的，他想得到，这几天来，他一直没有接安娜的电话，防止她通过莱翁不断地提出约会，在心里已经藏了一个秘密，一种在内心下意识做出的决裂的愿望。在这件事情上，他甚至应该承认，虽然政治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这种冷漠与欧洲难以摆脱的惨剧是有关的：似乎同这个女人有往来，在目前这个混乱嘈杂的局势下，已经不适合某些新情况了。

不管怎样，几乎在不知不觉中，西蒙来到他诊室促使他刚刚仓促做出决裂的决定。他这里用伪装的正直面孔和这个被他骗了的男子面对面坐着，接受着敬意和信任，看到这个人就像对最信任的朋友说话那样和自己说着话，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给他造成的命运转变，他感到很羞愧，他惭愧地想：“这样不好……不可以这样……不应该是这样的生活……首先是我把它当作娱乐和消遣，而在背后，却是要轻易地牺牲别人的幸福和命运。正是因为有像我这样的人和像我一样的行为，人间才会充满精神痛苦、不义和谎言……”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他用不可挽回的口吻向自己宣布着：“安娜和我，就在此结束了。”从这之后，他感到所有的东西都被奇迹般隐藏在了黑暗中。是的，这实在是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他泰

然自若地看着巴坦库，用微笑给以他鼓舞和建议。西蒙像小学生一样怯怯地站起身吞吞吐吐地说：“不好意思，我已经超过了十分钟。”此时，昂图瓦纳微笑，并友好地在他的肩上拍了拍，一面和他说话，一面把他送到楼梯口。昂图瓦纳应允将会于下星期去贝尔克。（他一时间把一切都忘了，包括战争。但是蓦地他又想起来了，脑子里浮现出这个想法：要打乱一切通行价值的灾难的威胁已经逼在眼前了。毫无疑问这有助于他平静地接受这次一样的谈话。他想着：下一个月，可能我俩就都死了，跟这个比起来，其他的一切没有丝毫分量。）

西蒙重新镇静了下来，说道：“您搭八点十分的那班火车，到朗格大概是十一点，然后在贝尔克吃午饭。”

昂图瓦纳说：“除非有意外……”

年轻人的脸刹那间变得很苍白，不禁颤抖起来，他把嘴用手捂住。他的目光被揪心的不安扩展开来。昂图瓦纳很清楚地察觉到了，在此时刻，老于格诺教徒、上校巴坦库伯爵的儿子，在战士的职责面前不停地颤抖。

“假如我应征入伍，于盖特将会成为什么样子？”西蒙没有抬头看昂图瓦纳，说道，“她剩下的只有小姐……”在这一时刻，他们两个几乎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想到安娜。

巴坦库默不作声地走到门口。在楼梯的平台口，他忽然转过身：“您在哪天应征入伍？”

“我是第一天入的，在孔皮埃涅，第五十四团……步兵营助理参谋，那么您呢？”

“我是第三天入的……中士……在凡尔登，第四轻骑兵团。”

他俩握手表示了友好。彼此表示了亲切问候后，昂图瓦纳把门

轻轻地关上。他就那样站着，茫然地盯着地毯，动也不动。脑中出现了一个咄咄逼人的幻觉：西蒙·德·巴坦库化装成轻骑兵“中士”，在阿尔萨斯的平原上，策马在炮火的轰击下奔驰在队伍的前头……不间断的电话铃声逼得他挺起了身子。

“或许是她。”他心里想，伴着苦笑。他想一下子扑向电话机，马上结束。

在过道那头，莱翁已经把话筒摘下：

“好，好，好的……八月七日，星期五么？非常好，是让泰教授……三点钟……好的，先生，一言为定，我马上写上……”

昂图瓦纳一边下着楼梯，一边翻阅着记事簿。这时候，在二楼楼梯平台上，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抬起了头，把门推开，走进了放卷宗的房间。

斯蒂德莱尔和罗瓦都没有穿白大褂，就坐着在那里议论，在周围的桌子上和椅子上散放着当天的报纸。

“孩子们，就以这样的方式工作？”

斯蒂德莱尔皱着眉阴沉着脸，耸了耸肩。

罗瓦站了起来，嘴角上挂着微笑，用探问的神情盯着昂图瓦纳：“老师，您看到过吕梅尔么？”

“看到过。《巴黎午报》上的消息不是真的，政府已经说了事实。但是，事情变得越来越乱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简略地补充了一句，“就好像在深渊的边上转圈……”

斯蒂德莱尔咕嘟说：“德国在准备战争！……”

“还好我们也在准备战争。”罗瓦说。

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

“最后的和平机会把握在工人阶级的手里，”斯蒂德莱尔深叹了一口气说道，“但当它察觉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人民对待战争有种害怕的宿命论，能够这样解释：从小学时开始，孩子们就被错误的思想束缚着——因为老师在授课上讲解古代战争、光荣、旗帜、祖国等的方式，也因为大家一直以来都对军队的行进队列和军事检阅保持着敬重的态度，还因为义务兵役制……我们今天得为我们不聪明的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

罗瓦露出俏皮的神情听着。

昂图瓦纳已经把他的记事簿拿了起来，认真地翻着看。

“回见，”他忽然说了一句，然后戴上了帽子又说道，“我去出诊了，病都看不过来……我们今晚见！”

然后就只留下两个年轻人。罗瓦走到哈里发的面前：

“既然上前线是迟早的事，那我们最少应该承认，这样一个开始并不太坏！”

“啊，小家伙儿！别说了。”

“不……请考虑下，不要怀有偏见！最终说来，我们还是处在一个相当好的环境中。战争首先发生在俄国和德国之间，法国得到很大的益处，这能给我们援助俄国人得到保证，这让我们起到了支持的作用，这总是最有好处的……再者，我们还有时间，我希望可以从容地进行动员，而不是在中途的时候突然遭遇袭击，我们参谋部所害怕的^①这一切也会增加我们的机会……”

斯蒂德莱尔默不作声地看着他。

罗瓦说：“您好！假如您凭事实说话，您会完全同意我的说法，

^①1866年后，德国持续使用突然袭击战术。

为了最终解决掉这个旧争端，重获民族荣誉，这个时机选得很好！”

“民族荣誉！”斯蒂德莱尔愤怒地嘀咕道。

茹斯兰在门打开后，走了进来。他不耐烦地说：

“你们仍旧在讨论？”

（他还是身着白大褂。也没有像别人那样乱想一通，因为他清楚，二十一天后，他肯定会离开这里，去看接种结果，他刚刚耗费了一上午搞的接种；他只管工作，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并把这当作是自己的职责。——他的灰眼睛有着一种郁闷不乐的笑意，朝着昂图瓦纳说道：“这阻碍了思考。”）

“愚蠢的老一套遍布了每处！”斯莱德尔无奈地抖抖肩，朝他喊道，“这儿是法国荣誉！而那边，是奥地利的自尊心！而在俄国，又得维护斯拉夫人在巴尔干的威信……似乎是在保卫各国人民免受战争，保证和平，而不是那重上一百倍的‘荣誉’，虽然要发动一次大屠杀是做得太离谱了。”

自一八六六年以来，德国军队始终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

当他看到民族主义者从始至终只为求得高贵、无私的英雄品德的独占权时，就十分气愤；他从不参加任何党派，然而他也知道，革命活动家在各国首都斗争激烈，反对战争势力，比起其他人他们的精神更高尚，更加敢于牺牲，更有为不容易实现的理想而超越自己的本身的坚定毅力，甚至有成为英雄的诚心和巨大力量。

他不仅没看茹斯兰，也没有看罗瓦；他的目光就像有预知一般发出了聚精会神的光辉。

“民族荣誉！”他再次咕噜着说，“把豪言壮语说出，不让意识苏醒！……一定要掩饰住荒诞，不会让理智爆发！祖国！文明！……

在这些诱人的背后又藏着什么呢？工业利益，市场竞争，政客和生意人的诡计，各国领导阶级有着永不满足的贪婪！肆无忌惮！难道保卫文明，要采取最卑鄙的野蛮行动？把最低劣的本能发泄出来？……保卫权利和正义的事业？采用匿名的不光彩的暗杀手段？把手伸向可怜的人，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想我们受到伤害，难道是有人煽风点火鼓动他们向我们进攻？太荒谬！太荒谬！”

“棒极了，哈里发！”罗瓦蔑视地说。

“好了，好了。”茹斯兰用手按住他的肩，温柔地说。

他对年纪最轻的罗瓦，有和昂图瓦纳对他同样的感情。他很喜欢罗瓦，没有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罗瓦坚毅的勇敢，还有单纯豪爽。在这个不耐烦的，淳朴的做好牺牲准备的斗士身上，他看到了一种美，他身为一个实验家，是一个在绝对中思辨的人，不能毫不动摇。他尊重罗瓦身上有着这样纯洁的理想，这种被战争洗礼了的幼稚信念——它们毫无疑问要用血来补偿……

“荣誉……”他喃喃说，“我觉得，把道德标准掺和到那些对它本身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地方，使各国的经济斗争分裂那是大错特错，……这会使一切被毒化，被扭曲。这会让所有现实的和解行动毫无作用。这会转变成是情感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转为宗教冲突，这只会在商业公司之间成为竞争，而不会是别的！”

“一九一一年，卡约已经弄清楚了这一点，”哈里发很愤怒地指出道。“如果他不在……”

罗瓦恼羞成怒地把他的话给打断了：

“您肯定想看到您的卡约出现在外交部，而不是看到他在重罪法庭上待着……？”

“很明显，小家伙儿，假如他在台上，请相信我们绝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没有他，世界大战这样越来越近的幸运事件看起来也会让您的朋友和您什么都不用担心。这就只会为了各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提前三年到来……他没有把民族荣誉提到更多：他一谈到交易，就奋不顾身地抓住实际方面，抓住争夺利益的方面！因此他尽力避免发生最不好的情况！”

茹斯兰看到罗瓦的邪恶目光从眼里一闪而过，他急忙插话：

“我也觉得，在这方面，只要有恒心，什么对立的事情都能通过外交协调和互相让步得到解决。利益和情感比起来，更加容易调和！……我亦深信，像卡约这样的人……如果爆发战争，在这复杂的冲突原因中历史家会清楚地知道克莱奥帕特拉的鼻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命运^①，对《费加罗报》主编的致命枪击，他们大概也会重视的……”

罗瓦有信心地哈哈大笑：

“我宁可不给您答案，”他笑着说，“等到将来再说！”

58

刚才雅克跟贞妮讲：“我们也和他们一块去吧。”

他们一行十几人前往“新月咖啡馆”集会，然后准备一同到蒙卢日听马克斯·巴斯蒂安的演讲。

（今天夜里在巴黎的格雷奈尔、维耶特、沃吉拉巴蒂尧尔等地区，

^①这里是指帕斯卡尔《思想录》中一段名言：“假如她的鼻子再短些，全世界的面貌将会改变。”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的历史学家过于重视偶然因素，因而用以解释重大的历史事件。

社会各个党小组举行小型的会议，瓦扬在拉贝尔维洛瓦兹已经说过了，他希望发言。人们预见到可能有打斗。大学生们组织了一个打算闹事的集会，就在拉丁区的布利埃。)

他们坐着公交车到了达沙特莱，之后去奥尔良门的时候换乘有轨电车，最后又换了另一班有轨电车去了教堂大广场，他们将会在那个地方下车，从熙熙攘攘的街道中间穿过去，徒步走到已经作为会场使用的剧院。

夜晚的空气显得很燥热，一股臭熏熏的味道散发在近郊的空气里。当地的人们吃过饭后都在户外漫无目的地闲逛，显得有些忐忑不安。街道上回响着报贩们兜售报纸的叫喊声，他们正在郊区售卖晚报。

贞妮蹒跚地走在这些老街的石块路上，她已经筋疲力尽了。脸上绉纱料子的面纱在燥热的温度中蒸发出一股染料的味道，熏得她头脑发痛。她一身丧服，这个地方的人们大多都穿着工装，她穿梭在他们中间觉得十分别扭，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手套脱了下来。

雅克紧靠着她走着，发现她有些费力地跟着自己。他有些犹豫是不是应该扶她一下。在伙伴们面前，他像对待同志那样对她。他不停地向她投去鼓励的眼神，一边跟斯特法尼讨论着《人道报》刚得到的消息，斯特法尼的乐观来自工人人们的骚乱，他觉得，暴乱的情绪正在高涨。

民众反抗的意识一日比一日强烈，连同社会党、社会党议会小组以及总工会、塞纳省联合会还有自由思想国际联合会执行局这些所有机构的申明在内。

“四处奔走，各处在进行镇压。”他肯定地说，黑亮的眼睛里闪

烁着希望之光。

爱尔兰社会党的一个党员，才从威斯特伐利亚^①回到这里，去了“新月咖啡馆”用晚餐，跟他说，今天夜里在德国被称之为冶金行业的中心，埃森，克虏伯军工厂的位置，一场轰轰烈烈的和平示威将会爆发。那个爱尔兰人还觉得，暗地里的集会中，很多工人是赞成罢工以抵制帝国政府一心征战的企图。

在下午的时候，人们呈现出极度恐慌，从德国传来的令人忐忑的消息在编辑室到处传播，传闻说，德皇的语气似乎是在下最后的通牒，对萨佐诺夫提出要求，对俄国的总动员做出解释，得到的答案是，这一次的动员仅仅是部分的，但是没办法停止了。一旦准备动员的命令下来，两个小时内，大家都会信以为真，认为不利的形势马上就会出现，德国大使馆才终于出面进行辟谣，言辞十分确切，否定了德国开始动员的传闻。

据了解，这是《路标报》在德国放出来的传闻：《巴黎午报》的附录在国界的那一头做出了反对的辩解。时好时坏的态势让舆论处于一个可怕的癫狂状态，若莱斯非常担心这样的狂热会导致不好的后果。他不停地强调，每一个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的责任，就是抵制这种不清不白的恐慌，这将会让人们的心理落入合情合理的自我保护的混乱之中，使得那些反对和平的人们乘虚而入。

“他归来之后，你们见过面吗？”雅克问道。

“见过面，就刚才，我还和他一起谈了两个小时的工作事宜。”

老板刚从比利时回来，居然在去找社会党议会小组汇报他自布鲁塞尔会晤的情况之前，就把他的合作伙伴们召到一起，和他们一

^①德国城市。

起开始准备国际代表大会的事情，该会将于8月9日在巴黎举行，还有十天的准备时间让法国社会党来确保这一次欧洲社会党盛大的集会圆满举行，分秒必争。

他在《人道报》报社的露面让大家热情高涨，回去的时候，因为德国那些社会党员不可动摇的立场，他表现得十分理解，坚信德国社会党人对他的承诺，整个人注入了新的力量，他斗争的激情被激发出来了。政府关于瓦格拉姆大厅事件表现出的态度激怒了他，立刻下决心要与当局开展战争，在八月二日，也就是下个星期天，举行一个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给和平的保卫者们一个漂亮的反击之机。

“打起精神来，”雅克摇了一下贞妮的臂膀说，“就是这儿了。”

她望见一排警察在那个门廊下面守卫着，有几个在叫卖着《工会战斗报》和《极端自由主义者报》的青年人。他们进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胡同，那里聚集了一堆人，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正在一起畅所欲言，迟迟没有进入剧院内。会议已经开始了，大厅里满满当当都是人。

“你也是冲着巴斯蒂安的演讲来的吧？”一个活动分子走过来向雅克问道。“我估计他可能是被总工会的什么事情绊住脚了，不会来了。”雅克十分失望，差一点就转身走了。但是贞妮这个状态让他不能掉头就走，他暂时离开伙伴们，将女孩带到前面，望见那里还有两个没人的座位。

支部书记的名字叫作勒福尔，他坐在台子上面的一张庭园餐桌上，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

蒙卢日的市参政作为发言人站在一盏脚灯的前面，他反复地强

调了几遍：“战争是对历史大潮的一种逆反。”台子下面人声嗡嗡，似乎没有认真在听。

“请安静一下！”主席不断地拿手拍打着桌子用尖锐的声音喊道。

“你认真打量一下这些脸孔，”雅克压低了声音对贞妮说道，“从他们的脸就可以分出来好几种不同的革命人，有的人的革命特征写在下颚上，有的表现在眼神里。”

“那这个人呢？”贞妮思考着，她没有去观察旁边坐的人，却盯着雅克，他的下巴线条有力而坚毅地向外突出，他的眼神灵动又带着冷峻和漠然又有些闪烁的神色。

“你要去讲话吗？”贞妮有些怯怯地问他。一路上她一直在心里琢磨着这件事情，她希望他能够去发言，以便能够进一步地看见他的优点，她内心的某些羞怯的情绪也让她有几分畏惧他。

“我不想去讲话。”他回答她，一边挽住了女孩的臂弯，“我在这样的公众场合发言不合适，已经发生了好几次这样的事情了，有些词句会成为我的障碍，无法很好地表露我内心，曲解我的话语里面一些微妙的表达，暴露了我内心真正的想法。”她就是乐意听他像这样在她面前分析解剖他的内心。但是，一般来讲，她认为他的自我剖析她早就已经了解了。他讲话的时候，他手上的温热触感透过衣服料子从她的手肘上传过来，让她心里小鹿乱撞，一味地思考着这个事情，感受着渗入她肌肤里面的热度。

“您明白的。”他接着说下去，“我总是感觉这是在欺骗，我所肯定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我自己所信任的那个限度……这真是无法忍受的体会……”

丝毫不差，但是他在演讲的时候，也同时会感到那种令人迷醉